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9 1942

T 9100/1622

11

百川學海十一

藥城遺言

雞肋

四六話

東谷所見

孫公談圃

Blank page with a faint rectangular border.

Blank page with a textured, aged appearance.

樂城先生遺言



眉山蘇

籀

記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藏印

公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操其處死生之際卓然凜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蓋三代之遺民也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捨此無以考證

公為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

公言伊周以道德深妙得之管葛房杜姚宋以才智

高偉得之皆不可窺測

公解孟子二十餘章讀至浩然之氣一段顧籀曰五

百年無此作矣

公言仲尼春秋或是令丘明作傳以相發明

公常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亦可以名世予幸獲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放失舊聞多得其詳實其於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據甚多東坡與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義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

公試進士河南府問三代以禮樂爲治本刑政爲末後世及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敝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漢文帝唐太宗海內安樂雖三代不能加今祖宗法令脩明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乂者然而禮樂不如三代世之治安不在禮樂歟河南士人皆不能喻此意司馬溫公問如此發策

亦自有說乎公曰安敢無說溫公默然既而見文定文定曰策題國論也蓋元豐間流俗多主介甫說而非議祖宗法制也

公言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吾嘗見之但近觀耳若遠視何可當

公曰吾爲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

公年十六爲夏商周論今見於古史年二十作詩傳公言先曾祖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二公述其志東坡受命卒以成書初二公少年皆讀易爲之解說各仕他邦旣而東坡獨得文王伏羲超然之旨公乃送所解予坡今蒙卦獨是公解

公少年與坡公治春秋公嘗作論明聖人喜怒好惡
譏公穀以日月土地為訓其說固自得之元祐間後
進如張大亨嘉父亦攻此學大亨以問坡坡答書云
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
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
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倪兆欲使學者自求之
故僕以為難未敢輕論也

公自熙寧謫高安覽諸家之說為集傳十二卷紹聖
初再謫南方至元符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白雲橋
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既而俾坡公觀之以
為古人所未至

公言東坡律詩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

詩用韻必須偶數

公曰吾莫年於義理無所不通悟孔子一以貫之者
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
紙修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公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

公曰吾讀楚辭以為除書

公在諫垣論蜀茶祖宗朝量收稅李杞劉佑蒲宗閔
取息初輕後益重立法愈峻李稷始議極力掎取民
間遂因稷引陸師閔共事額至一百萬貫陸師閔又
乞額外以百萬貫為獻成都置都茶場公條陳五害
乞放權法令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
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武備而已言師閔

百端凌虐細民除茶遞官吏養兵所費所收錢七八
十萬貫蜀人泣血無所控告公講畫纖悉曲折利害
昭炳時小呂申公當軸歎曰只謂蘇子由儒學不知
吏事精詳至於如此公論役法尤為詳盡識者避之
公曰李德裕謫崖州著窮愁志言牛僧孺將圖不軌
不意老臣為此言也

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然余觀古人為
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摸倣一人捨已徇人未
必貴也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骼不足秦七
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徑捷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來
文士之冠冕也

元祐間公及蘇子容劉貢父同在省中二人各云其
輩少年所讀書老而遺忘公亦云然貢父云觀君為
文強記甚敏公辭焉二人皆曰某等自少記憶書籍
不免抄節而後稍不忘觀君家昆仲未嘗抄節而下
筆引據精切乃真記得者也

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鷓鴣賦亦佳妙
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
漢唐諸公皆莫及也

公曰余少年苦不達為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
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
不可觀

公曰予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

圓轉每句如珠圓

公曰凡為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

公曰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

貢父嘗謂公所為訓詞曰君所作強於令兄

公曰申包胥哭秦庭一章子瞻誦之得為文之法公

曰范蜀公少年儀矩任真為文善腹藁作賦場屋中

默坐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

范公遂魁成都

公曰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

皆自合規矩可謂奇文

唐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歐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怪竹辯乃甚無謂非所以

示後世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為宗文奇則怪矣

公曰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

羲

程正叔引論語云南郊行事迴不當哭溫公公曰古

人但云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蓋朋友之故何可

預期

公曰讀書須學為文餘事作詩入耳

公曰讀書百遍經義自見

族兄在廷問公學文如何曰前輩但看多做多而已

區以別矣如瓜芋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

縮酒

公曰去陳言初學者事也

公讀一江西臨川前輩集曰胡為竊王介甫之說以為已說

公言呂吉甫王子韶皆解三經并字說介甫專行其說兩人所作皆廢弗用王呂由此矛盾

公曰文貴有謂予少年聞人唱三臺今尚記得云云其詞至鄙俚而傳者有謂也

公讀由余事曰女樂敗人可以為戒

公聞以螺鈿作茶器者凡事要敦簡素不然天罰

公曰漢武帝所得人才皆鷹犬馳驅之才非以道致君者也

公曰以伍員比管仲猶鷹隼與鳳鸞

王介甫用事富鄭公罷政過南京謂張文定公曰不料其如此亦嘗薦之文定操南音謂公曰富七獨不慙惶乎公問吾文待之如何文定曰某則不然初見其讀書亦頗有意於彼既而同在試院見其議論乖僻自此踈之

黃魯直盛稱梅聖俞詩不容口公曰梅詩不逮君魯直甚喜

晁無咎作東臯記公見之曰古人之文也

姪孫元老呈所為文一卷公曰似曾子固少年時文陳恬題襄城北極觀鐵脚道人詩詩似退之

公大稱任象先之文以為過其父德翁

徐蒙獻書公曰甚佳但波瀾不及李方叔

公每語籀云聞吾言當記之勿忘吾死無人爲汝言此矣

公曰莊周多是破執言至道無如五千文

公言班固諸叙可以爲作文法式

公曰六郎作詩髣髴追前人畫墨竹過李康年遠矣

或問公陳瑩中公曰英俊人也但喜用字說尚智

公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藥其詩

云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

公解詩時年未二十初出魚藻兔苴等說 曾祖編

札以爲先儒所未喻作夏商周論纔年十有六古人

所未到

公讀新經義曰乾纏了濕纏做殺也不好謂介甫曰

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乃仲尼所謂聞者也

公曰唐士大夫少知道知道惟李習之白樂天喜復

性書三篇嘗寫八漸偈于屏風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坡公以爲陰陽未交公以坡

公所說爲未允公曰陰陽未交元氣也非道也政如

云一龍一蛇之謂道也謂之龍亦可謂之蛇亦可

公曰張文定死而復蘇自言所見地位清高又曰吾

得不做宰相氣力

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徂強其間自韓退

之一變復古追還西漢之舊然在許昌觀唐文粹稱

其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諭業

云所譽燕許文極當文奇則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

也蓋亦取燕許

公中歲歸自江南過宋聞鐵龜山人善術數邀至舟中問休咎云此去十年如飛騰升進前十年流落已過然尚有十年流落也後皆如其言

曾祖母蜀國太夫人夢蛟龍伸臂而生公壬子年拾遺記孔子

當生之夜二蒼龍巨天而下

籀年十有四侍先祖頴昌首尾九年未嘗暫去侍

側見公終日燕坐之餘或者書籍而已世俗藥餌玩

好公漠然忘懷一日因謂籀講莊子二三段訖公曰

顏子簞瓢陋巷我是謂矣所聞可追記者若干語傳

諸筆墨以示子孫

公令籀作詩文五六年後忽謂籀曰汝學來學去透

漏矣嘗與文氏家姑言之亦如此

公謂籀曰蘇瓌訓頴常含衣青布襦伏於床下出其

頸受榎楚汝今懶惰可乎

馬公知節詩草一卷公跋云馬公子元臨事敢為立

朝敢言以將家子得讀書之助作詩蓋其餘事耳蚤

知成都以抑強扶弱為蜀人所喜然酷嗜圖畫能第

其高下成都多古畫壁每至其下或終日不轉足蜀

中有高士孫知微以畫得名然實非畫師也公欲見

之而不可得知微與壽寧院僧相善嘗於其閣上畫

惠遠送陸道士藥山見李習之二壁僧密以告公公

徑往從之知微不得已擲筆而下不復終畫公不以

為忤禮之益厚知微亦愧其意作蜀江出山圖俟其

罷去追至劔門贈之蓋公之喜士如此陽翟季君方
叔公之外玄孫也以此詩相示因記所聞於後辛巳
季春丙寅眉山蘇轍子由題李名象
穎昌吾祖書閣有厨三隻春秋說一軸解注以公穀
左氏孫復卷末後題丙申嘉祐元年冬寓居興國浴
室東壁第二位讀三傳次年夏辰時坡公書名押字
少年親書此卷歷積蠹簡中未嘗開緘籀偶開之一
一對擬今黃門春秋集傳悉皆有指定之說想爾時
與坡公同學潛心稽考老而著述大成遺書具在當
以黃門集傳為證據坡公晚歲謂春秋傳皆古人未
至故附記之於斯
大悲園通閣記公偶為東坡作坡云好箇意思欲別

作而卒用公所著和陶詩擬古九首亦坡代公作
范淳父雜中問公求論題公以莊子孝未足以言至
仁令范作范論詆斥莊子公曰曾聞匹夫之行堯舜
仁及四海
公云王介甫解佛經三昧之語用字說示關西僧法
秀秀曰相公文章村和尚不會介甫悻然又問如何
秀曰梵語三昧此云正定相公用華言解之誤也公
謂坐客曰字說穿鑿儒書亦如佛書矣
公與關西文長老相善公晚年自政府謫官筠州既
而復責雷州威命甚峻時文老特來唁公留宿所寓
宅中公被命即登轎出郭外文老亦相隨去歎曰克
文處之尚恐不能公真大過人者

東坡病歿于晉陵伯達叔仲歸許昌生事蕭然公篤
愛天倫曩歲別業在浚都鬻之九阡數百緡悉以助
焉囑勿輕用時公方降三官謫籍奪俸
公言呂微仲性闇邊事河事皆乖戾故子孫不遠公
言易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是要說脫空
崇寧丙戌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及古菖蒲詩云一
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之句王介甫在側借觀示之
赧然有愧恨之色

公言場屋之敝曰昔南省賦題官韻於字舉子程文
云何以加於其文中選後詩韻有同者或曰何以更
加於大抵場屋多此類也

公言張文潛詩云龍驚漢武英雄射山笑秦皇爛漫

遊晚節作詩似稍失其精處

公蚤歲教授宛丘或者屢以房中術自鬻於前公曰
此必晚損止傳其養氣畜神之法

公言近世學問濡染陳俗却人雖善士亦或不免蓋
不應鄉舉無以干祿但當謹擇師友湔洗之也

公讀易謂人曰有合討論處甚多但來理會籀輩弱
齡駑怯憚公嚴峻不敢發問今悔之無及

東坡遺文流傳海內中庸論上中下篇墓碑云公少
年讀莊子太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莊
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
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爲闕典

公講論語至畏大人曰如文潞公亦須是加敬所言

信重之

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東坡有人法兼用之說公以爲勅令不可不具二公之論不同坡外集有策題一首乃此意

公云晉史唐賢房杜輩所作議論可據籀思之本朝新唐書歐宋諸公一代賢傑所作以文字浩博人不能該覽惜哉必有篤於此學者

公語韓子蒼云學者觀儒書至於佛書亦可多讀知其器能也

公妙齡舉方聞見在朝兩制諸公書云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有解說二十四章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

錄者莫測矣

公悟悅禪定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以非其志也乃賡和之七十餘年真一夢朝來壽孽兒孫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蚤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誰與共人間天上隨他送

歲眼醫王彥若在張文定公門下坡公於文定坐上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辯詳切高深後學讀之茫然坡公敏於著述如此先祖屢云蓋博論云云如曰蘇東坡撰富公碑以擬寇公公稍不甚然之作德威堂銘居士集叙公極賞慨其文咨嗟不已歐富公公頴昌牡丹時多作詩前後數四云溪上似雒濱青

帝遣姚黃比玉真之句又曰造物不違遺老意一枝
頗似雒人家稱道雒家慙慙不已敬想富鄭公文潞
公司馬溫公范忠宣公皆看花耆德偉人也風流追
憶不逮後生茫然爾 先祖蓋歎前哲云或曰嵇康
廣陵散亦歎也

東坡求龍井辯才師塔碑於黃門書云鬼自覺談佛
不如弟今此文見樂城後集又天竺海月塔碑以坡
與之游故銘云我不識師面知其心中事儒者談佛
爲坡公所取其火失其書翰

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
樂彌縫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今朝廷求魁
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

故後學當體此說

樂城先生遺言卷終

東谷所見

永嘉東谷李之彥撰

先壠

壽命福德

殺人欠債

異端

簡翰

物價

養子

招師

教導

勸學文

富貴貧賤

錢

名利

朋友

故舊

藥石

好官好人

謙遜

借親

養軍

理學

獄訟

寒暑

茹素

謀利

間

貪欲

禱祈

科舉

太行山

先壙

人子之於親苟虧生事之禮雖葬與祭致其力何足以言孝故曰祭之厚不如養之薄吾鄉多於至節歲節清明詣墳所半載餘真其親於荒墟已爲非禮乘祭之後大率與兄弟妻子親戚契交放情遊覽盡歡而歸至節歲節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明非省墓也祇踏青耳然則人子何以處此當揆之於心平日稍能孝養雖祭後舉杯酌亦未害若孝養有虧即當收斂酒饌返舍潛自剋責庶幾亦不至大得罪於名教大獲譴於造物余嘗喜一前輩作初入仕啓兩句云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遂耦其兩句忠未報國對師友以多慚

壽命福德

願我壽命長常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普濟一切人此語恐未爲的論人之念慮一正則萬善可觸類而通行一善則萬善皆萌蘖於此若必待壽命長而後行一切善則壽命不長一切善必不行矣顏子如之何而造道耶此兩句猶庶幾如下兩句則有大不然者願我福德盛普濟一切人則是我獨富足人多窘匱我常得爲人之惠主人皆仰我以周給是誠何心哉余欲改此兩句曰願人福德盛不待我普濟

殺人欠債

諺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逼人致死但捐財賄餌血屬坦然無事至如

人或逋負督迫取償必使投溺自經然後已由此觀之乃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

異端

士君子莫不知崇尚正學排斥異端然朝廷及州縣間遇旱澇凶荒非黃冠設醮則浮屠禮懺平日排斥異端至此則倚仗異端豈吾儒之感格之道耶切所未喻

簡翰

每見近日簡翰動輒端拜申稟百拜稟申皇懼僭躐九頓百拜稟申有官君子趨事長官則有狀申劄申如申縣申州申監司申朝省之類吾輩家尋常書問往來何必用申字又有所謂加拜申稟尤為可笑先

王制禮無過不及拜豈可加也哉昔韓昌黎上宰相書只寫再拜本朝前輩簡翰或再拜或頓首昌黎諸公豈傲世者正以禮不可過也今之端拜肅拜加拜百拜又有覆帖申待平交如此事君父當如何其勢必千拜萬拜可也且如奏疏亦只忱惶忱懼頓首頓首而已何嘗百拜何嘗九頓吾不知習俗所尚果誠實耶抑虛偽耶果謙遜耶抑諂媚耶因有一說往年楊慈湖先生守吾邦嘗作一書付局兵令急出關未幾遣人追回吏輩將謂書有錯誤局兵至慈湖取書寘中堂几上焚香再拜畢復付之蓋為書中寫頓首再拜上履偶遺忘不及拜必拜然後遣若加拜百拜者皆如慈湖用心此等書一日能寫得幾封今簡翰

只寫再拜或頓首乃見古人相與之意

物價

物價騰踊甚之甚矣若得人入同心事事節損皆務
儉素不尚侈靡則物價亦可漸平室廬惟取容膝則
木石等類自不可得而貴衣服惟取蔽體則羅綺文
繡自不可得而貴飲食惟取充腹則美味珍品自不
可得而貴器具惟取適用則珍竒精巧自不可得而
貴以至非泛不切微末細瑣人家可省則省則物價
亦有漸平之理奈何風俗好奢人情好勝競尚華居
競服靡衣競嗜珍饌競用美器豪家巨族固宜嚮用
小夫賤隸卒富暴貴豈惟效尤又且過之或先期予
人以錢後期取人之物惟欲快吾之用度一聽其邀

價之高穹如此則物安得不貴且如有物于此我方
以為僅直十金未幾人急欲得之雖倍其直不靳又
爭欲得之更倍其直亦不靳不遏踊貴之流反煽踊
貴之焰如此則物安得不貴甚可慮者一日復貴一
日一年復貴一年將若之何其勢必至於此吾故謂
不必咎物價之踊貴但當各風俗之侈靡轉移風俗
豈無其道耶又豈無其術耶林野老拙不敢深言

養子

知子莫若父當年少時觀其讀書之利鈍行事之醇
疵即可覘其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賢耶他日自能
成立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損賢者之志也
使其不肖耶他日必致敗壞又何必勞心勞力積財

以遺之而益不肖之過也縱不免儲蓄以爲憑藉之計亦豈可妄求而自取損德之殃世廼有明見其子之不肖猶挾兔狡而規利逞鼠技以貽謀殊不知一傳而傾覆有不待其父之瞑目而家貲已散而之他矣吁有此豚犬枉作馬牛

招師

招師教子弟正望其成人克紹實非細事不可忽也中產之家師席固不當需索富貴之家何待師席之需索書院中凡百自當如儀每見富貴者寧豐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嘗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院缺典寘之不問氣象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

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乏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

教導

嘗聞之先人曰昔一士子赴省試甚愜意在京華待榜因遊僧寺廊廡有鬻相者遂扣之相者曰公骨相寒苦縱才高班馬文過韓柳亦不能成名士子不信揭榜果黜再往問我之終身果何如相者曰以公之骨相豈敢相許若於功名用心之切莫若種大陰德恐可以回造化士子歸途心口自語我居窮迫貧濟人利物事安能爲之何以種陰德徐而思之我平日

常假館每見爲師席者多誤人家子弟我從今只留心教導以此種德後三年復預計偕赴省復愜意尋寺中相者尚在一揖間相者曰公丰神照人定應榮達士子曰我赴省待榜相者曰高中無疑揭榜果然士子往謝之曰何汝向者拒我之峻今日許我之確耶相者曰某不記公風采士子歷述前事相者曰公形骨俱換矣留心教人非陰德而何宜造物之默相也余遊湖海四五十年教公卿大夫之子孫屢矣教尋常白屋之類亦多矣未嘗以其貧富貴賤束脩多寡貳吾心此語可以對越但寸名不就身計茫然靜坐反思得非生平五典不飭百行有虧造物特以權敗困踣罰之耶今年六十有八肢體康健耳目聰明

飲啗自若百病不侵意者教導一節亦有可取造物姑壽之耶余不敢自恕但當自警然見近時教童蒙者語孟句讀亦多錯舛教作文者只謄公本蔑有新功誤人子弟寧逃陰譴甚而花街柳陌師生同遊嗜利下流靡所不至其間有不孝不悌不友不恭曾未聞一言糾其過徒於小廉曲謹腐爛時文以此稱功盍亦即赴省士子事思之前輩謂不究心教導所得束脩與受贓同此言甚當

勸學文

勸學文曰書中自有黃金屋又曰賣金買書讀讀書買金易自斯言一入于胷中未得志之時已萌貪饕既得志之後恣其培克惟以金多爲榮不以行穢爲

辱屢玷白簡恬然自如雖有清議寘之不卹然司白
簡持清議者又未必非若而人也毋怪乎玩視典憲
爲具文一切真廉耻於掃地氣習日勝若根天真惟
知肥家庇族而已亦不知其爲蠹國害民也得非蔽
錮於勸學文而然耶是固不可不深責貪饕之徒亦
不可不歸咎於勸學文有以誤之也

富貴貧賤

貧賤不如富貴耶抑富貴不如貧賤耶人莫急於溫
飽靡衣華飾固美矣然補破遮寒其爲溫則一也甘
味盛饌亦佳矣然糲食充饑其爲飽則一也溫飽之
餘何必美富貴哉彼委積愈厚鞭笞愈切鬚鬢愈白
計慮愈深第宅田園器用服飾曷嘗見其厭足爲子

計又爲孫計惟恐其不克紹日間飲膳失期會夜亦
不能甘寢貧賤者不如是之勞苦也肥甘沈酒乃致
疾之媒粉白黛綠皆喪身之具動由順境難禁摧挫
少不如意或飲氣嘔血而暴亡素處豢養不耐風霜
稍有感觸雖良藥有所不能療貧賤者不如是之脆
弱也損人致富召怨實多或有意外懷璧其罪水火
盜賊刑禍戮辱其終必不能免官爵雖高冰山亦險
蘊醢烹戮載在史冊者不可枚數貧賤者不如是之
驚危也富貴者勞苦貧賤者清閒富貴者脆弱貧賤
者堅固富貴者驚危貧賤者安泰孰謂貧賤不如富
貴耶吁富貴而傲忽貧賤惑之甚也貧賤而諂諛富
貴惑之尤甚也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
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古人詠錢如此以余觀之錢之
為錢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親知以之而搆怨稔
鬻公卿大夫以之而敗名喪節勞商遠賈以之而捐
軀殞命市井交易以之而鬪毆戮辱乍來乍去倏貧
倏富其籠絡乎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
嘗熟視其形模金旁着兩戈字真殺人之物而世人
莫之悟也吁錢乎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
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殺我而不可得
汝亦無奈我何

名利

或問殷浩曰將泣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
對曰官本臭腐故將泣官而夢尸財本糞土故將得
財而夢穢世以為知言余因喜曰余之不得名利者
是造物不以臭腐待我也不以糞土予我也出之於
汙穢之途而躋之於清高之境脫之於鄙陋之地而
措之於道義之域拜造物之賜多矣世人名利稍不
得志輒起怨尤何其蠢哉

朋友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友之者友其德也當親密
之時握手論心必使君臣父子之倫兄弟夫婦之倫
粹然一出於正此交友第一義也夫何世變日薄友
道掃地惟酒饌追隨有無周濟穢言相謔術數相勝

於是規圖便利諂諛取容此妾婦耳非友也啗以濡沫甘效奔走此奴隸耳非友也惟恐少有撻拂而取踈遠故隨事苟徇而覬親密乘其父子之睚眦即導之以不慈不孝乘其兄弟之鬩牆即導之以不友不恭乘其夫婦之反目即導之以不琴瑟引古今眩亂是非指鹿為馬野鳥為鸞皆此等輩也其間稍有見識廉耻者必浩然而去所友者惟小人抑亦何所不至哉

故舊

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世俗薄故舊衰平日同筆硯同出處同貧賤同患難相與相愛不啻骨肉一旦得志有若路人叮犬不忘家燕尋故壘彼既犬燕之不若

亦何足責世人多以富貴忘舊為憾此特不能理遣耳理遣宜如何曰譬如當初不相識

藥石

方今藥材鄙賤者且數十倍於前貴細者有數百倍於前至携金遶市鋪求之不獲者人孰不知真藥之難得如此凡設鋪而招人贖偽藥者愚也贖偽藥而覬療病者愚益甚矣吾輩家何策且宜於飲食衣服上加謹古人首重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平居必節飲食飯後行三十步不用開藥鋪飲食之加謹者此也急脫急著勝如服藥衣服之加謹者此也或有疾疢奉行不服藥得中醫之語藥石雖貴未害也最是孝子慈孫侍奉親庭豈忍坐

視其病而不救家有餘蓄尚可得良劑貧窶所迫將若之何貧者固難得良劑富者縱得良劑又未必有良醫余因念及此仰天而祝曰願天下人安樂

好官好人

偶見士大夫壁間碑刻云好官易做好人難做衆咸謂知言余切以爲不然好人何難做之有仁義禮智行之在我孝悌忠信行之在我人皆可爲堯舜途之人亦可爲禹人自不爲之耳乃若欲做好官必鑽刺必營求必俯仰脇肩諂笑懾氣促步惟恐人揮斥其趨事之不周外壞面目內壞心術曾莫之顧求而得者能幾人求而不得者摠摠也縱求而得所喪已大甚矣做好官之難也

謙遜

常見世人行不肯在人先坐不肯在人上歛衽退縮至再至三謙遜之風良可嘉尚及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惟恐或後於人雖骨肉亦踈絕契交反眼不相識當行不先人坐不上人之時亦知謙遜爲美事抑何臨小利害乃樂爲是不謙不遜耶矯情可強也真情不可遏也

借親

父母垂死人子於此正哀痛徹骨幾不欲生之時也今人反以送死爲緩惟以借親爲急父母死未即入棺仍禁家人輩未得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講合衾之儀寘括髮之戚而脩結髮之好此夷狄禽獸之所不

忍爲而世俗皆樂爲之雖簪纓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不爲怪不知作俑者誰耶

養軍

近年郡家每月逼期旋糴軍糧支散浙右素號沃饒亦如此艱關萬狀蔑裂百端甚而折錢價直峻減又甚而拖欠未即補償軍人敢怨而不敢言蓋明知皆前太守屢仁席卷之罪未可咎今太守不能措辦之過也吁飽目前之欲不顧後來之憂徇一家之謀不卹一郡之害留之家家未必能保付之子孫子孫未必能久徒貽害如斯其烈也使後之爲守者其果賢耶則背理傷道決有所不敢爲生財足用必無所措手足惟以即能罷去爲幸殆類范文子使祝宗祈死

無及於難其亦可哀也已果不賢耶則行爲富不仁之政用移東補西之術決江海以救焚焚滅而溺至飲鴆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號爲能吏不過如此且幾年養軍今日掣肘物價騰踊民不聊生萬一荒歉群盜必起諸軍素抱乏糧之怨孰爲可備警急之人其辭甲使鶴禦暴者反爲暴滔滔皆是也當是時禍必先及於富貴充溢之家不知爲鄉貴爲巨室亦慮及此否然則慮之當如何積而能散

理學

理學湮汨久矣士子不能講貫考官亦罔聞知蓋今日之考官即前日之士子也方冊中文字害理者不勝其多不堪着眼姑即其一者言之事大體重莫如

省試近年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經魁以敬立而德不孤立說易曰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是則敬義可以相
有而不可以相無豈得獨指敬耶聖經又豈可減一
字耶不知當時為知舉為參詳為小試官亦曾聞有
所謂理學否經魁且爾一榜可想省試如此他試可
知余所謂今日之考官即前日之士子是也我朝
孝宗皇帝一日與崔敦詩論文章關世變敦詩曰臣
觀建炎詔文義理明而氣勢壯便知天下必能中
興遂誦一篇孝廟諦聽天顏喜甚又問曰六朝
五代之文如何敦詩曰六朝之文破碎遂有土地分
裂之象五代之文麤悍遂有草茅崛起之象上嘉

嘆曰卿論得此甚好今日之文義理斷喪其象當如
何有識者可以觀矣

獄訟

余近年歸故里首拜先壠為不肖姪童其山當時不
勝哀憤亟訪鄉貴求緘一狀投之郡守因見其書院
榜示謂某望卑言輕親故或欲緘狀不敢奉命當今
之世得忍姑且忍求直未必直余遂不啓齒續見有
官君子云某家亦曾訴伐墓木者十八狀追人不出
徒重費用余含垢飲氣而已近有所聞又為之驚駭
今日囹圄供荅不由於民情可否一聽於吏手徃徃
奕自撰情款一本令囚人依本書之更不可增損一
字真情無所赴懇呼天神不聞號地祇不聽痛哉痛

哉夫獄訟所以平曲直雪冤枉也今有財者勝無財者負有援者伸無援者屈豪強得志貧弱啣冤此豈國家之福耶愚願士大夫司聽斷者在在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鑑天下何患不太平

寒暑

寒猶可禦而暑不可避涼亭水榭風車簟枕世不多有縱有之遇流金爍石之時其爲熱自若也方食冷物又恐生病方食熱物汗決如雨思之爲人何益於事矧得喪利害不能理遣而心火熾盛妻孥累重支吾不暇而家火逼迫當此流火而心火家火爲之俱焚鑊湯爐炭一時頓現一年復一年髮白面皺催死途不自知也余觀此境界所以不願有生

茹素

世人以茹素爲齊戒豈知聖賢之所謂齊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無一日不齊無一日不戒今之人每於斗降三八庚申甲子本命日茹素謂之齊戒不知其平日用心何如也况在茹素之日事至吾前輒趨利徇欲損人害物不知其茹素何爲也古語兩句甚好寧可葷口念佛莫將素口罵人

謀利

利者害之對纔謀利即有害然謀利營生世所不免爲富不仁人所當戒有能於其間寡願少取殆庶幾焉最是不仁之甚者糶糶一節聚錢運本乘粒米狼

矣之時賤價以糴翹首企足俟青黃不接之時貴價以糴其糴也多方折挫以取贏其糴也雜糠粃而虧斗斛天生百穀以存活一世而謀利之徒不欲其豐而幸其歉不喜其飽而願其饑逆天心拂人心以此致富而望綿遠萬萬無此理又有富貴之家積穀以邀價放債以取息開庫以解質與民爭利不一而足方且語人曰吾家支遣頗廣不得不如此耳吁儻用度果不足曷不減損環列之侍姬曷不謹節非泛之費用乃甘爲是狼貪使水火盜賊之災刑禍戮辱之危子孫蕩覆之報不在目前則在他日昭然有不能免者善乎孟子有言曰不仁者可與言哉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聞

造物之於人不靳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聞天地之間日月之運行星辰之躔度寒暑之推移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機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聞而聞豈人之所易得哉高爵厚祿清資顯轍班于朝廷列于州縣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倒指不一二日顛冥于仕途姑托親戚契識買田園營第宅不獲一見而身亡其有被劾之餘安意家食特迫於勢窮力屈而然非其本心也對賓客方有築室返耕高潔自許之清談入私室又作搖尾乞憐干時求進之尺檣囊篋鎖鑰惴惴于手收支簿書介介于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而好山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見此

風景縱或見之又何嘗識此旨趣勞勞擾擾死而後已若夫富家翁守錢虜抑又不足道也名曰享富貴其實一俗子孰若安分清閒之野叟哉故曰身閒則爲富心閒則爲貴又曰不是閒人間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貪欲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有幾多時余年近七旬儘宜省事樂間息心退步何必貪欲於受用無幾之日圓覺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余庶幾乎免矣蓋貪欲二字壞盡世間人得便宜處再往得便宜事再做終有悔吝之時今日進得一步明日又求進一步恐是顛隳之兆堆金積玉來處要明

分過求餘殃在後卧病垂死術數未休幾年勞役一場春夢明珠一百斛更添百斛也只心不足侯印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眉不開孔丘盜跖俱塵埃少陵老子今亦安在哉

禱祈

世人不思積善積惡殃慶各以類至惟托緇黃誦經持呪或謂保扶或謂禳災或謂薦亡如此則有資財者皆可免禍矣昔寒山見人家懸幡因作頌曰半作幡身半作脚掛在空中驚鳥雀行往坐卧思量着只好把與窮漢做襖着達哉斯言

科舉

永嘉科舉極狼狽只緣多試一日以至士子多騰公

本只書義終場自有三萬三千餘卷考官例以雷同冗長視之僅看兩三日已厭惡矣其間好文字多不及考而謬種之考官亦不能識中才之考官眩惑於卷之多又無所別白加之吏胥作弊不一取士之法於是大壞若得善舉送者申明條制痛革諸弊一人只許一卷庶無負國朝設科之美意

太行山

有一主一僕久行役忽登一山遇豐碑大書太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僕隨後撇撇官人不識字只是太行山安得太行山主叱之僕姍笑不已主有怒色僕反謂官人試問此間土人若是太行山某罰錢一貫與官人若是太行山官人當賞某錢

一貫主笑而肯之行至前聞市學讀書聲主曰只就讀書家問遂登其門老儒出接主具述其事老儒笑曰公當賞僕矣此只是太行山僕在側視主曰又却某之言是主指老儒退僕請錢即往沽飲主俟之稍久大不能平復求見老儒詰之將謂公是土居又讀書可證是否何亦如蠢僕之言太行耶老儒大笑曰公可謂不曉事一貫錢瑣末耳教此等輩永不識是太行山老儒之言頗有味今之有真是非遇無識者正不必與之辯

東谷所見

鷄肋

余嗜書如簡中之蠹魚讀書如瀛莫之謾畫性根
弗靈無彊記能真一編於几硯間隨筆錄之久而
成卷以類抄聚其可去者十一亦有可觀者焉別
中為一卷名曰鷄肋古汴趙崇絢元素云

從理入口目有重瞳之異

漢周亞夫從理入口竟以餓死南史有水軍都督褚
蘿面甚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舜目重瞳
項羽亦重瞳子而死垓下隋魚俱羅目有重瞳為煬
帝所忌斬東都市

羊侃勇力

南史羊侃膂力絕人所引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

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
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少時仕魏爲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爲武
豈羊質虎皮乎試作武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沒指後
歸梁高祖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
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令賜侃試之執稍上
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
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稍爲折樹稍侃性豪侈姬妾
列侍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又有孫
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肉飛僊

北史沈光任隋太子勇引署學士驍捷躡弛禪定寺

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能反光因取
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
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嗟異時人號爲肉
飛僊

蕭譽惡見婦人

南史梁王蕭譽尤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
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

劉邕嗜瘡痂

南史劉邕嗣南康郡公性嗜瘡痂以爲味似鯪魚嘗
詣孟靈休灸瘡痂落床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
云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旣
去靈休與何勛書曰劉邕向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

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瘡加常以給饒

到彦之初擔糞

南史到彦之初以擔糞自給後以功至南豫州刺史封建昌縣公

婦人有鬚

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光弼封臨淮郡王光進封武威郡王皆為名將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凡四十四幄

男子乳生漣

後漢李善本南陽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惟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諸奴婢欲殺續分財善潛負續

親自哺養乳為生漣 唐元德秀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乃自乳之數日漣流能食乃止

累世有列傳

晉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以與王祥祥臨薨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覽孫導至十一世孫褒歷兩晉宋齊梁陳後周凡七十餘人皆有列傳如羲之獻之徽之弘僧達曇首僧綽僧虔儉皆有孫裔此史傳所無也若河東裴十代有傳非一祖流傳又晉謝氏及南史江氏亦數代有傳皆不及也

千里駒

- 漢劉德
- 魏曹休
- 晉傅咸
- 劉曜
- 符朗

宋張敷 梁蕭暎 王規 劉杳 王茂

任昉 齊丘仲孚 袁昂 北魏李孝伯

袁躍 北齊馮翊 王潤 崔昂 元文遙

後周杜杲 隋張乾威 唐李高 成王千里

知囊

史記秦樗里子號 漢晁錯以辯號 東漢魯

匡王莽時為羲和有權數號 晉宣帝舉兵廢曹

爽桓範出赴爽宣帝曰 往矣 杜預號

八達

魏曹爽傳李勝明帝時人曰勝堂有四窻 各有

主名 諸葛誕八人號 晉光逸與胡毋輔之謝

鯤畢卓等八人裸袒酣飲謂 晉宣帝兄弟八人

俱以達為字時號

萬石君

漢石奮號 馮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八子皆

二千石號 東漢秦彭與群從同時為二千石

者五人三輔號 秦氏唐張文瓘高宗時為侍中

四子皆至三品人謂之萬石張家又西漢嚴延年兄

第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媼

佩六印

蘇秦 國相 漢五利將軍 謂五利天士

地士大通天道五將軍樂通侯凡六印 戰國犀首

亦佩五國相印唐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

方河東節度使佩四將印

噴酒救火

後漢樂巴——成都——郭憲——齊國——晉佛
圖澄——幽州——

水鏡

蜀龐德公以司馬德操為——晉衛瓘竒樂廣曰此
人之——北史蔡大寶見柳莊嘆曰襄陽——復在
於茲

撲鏡

魏夏侯惇為流矢傷左目每照鏡恚怒輒——於地
蜀張禔曉相術每舉鏡自知刑死未嘗不——於地
吳孫策殺于吉後被創方差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
因——大叫創裂而死

倒用印

唐朱泚偽迎天子段秀實——司農——以追其兵五
代劉皇后遣人殺郭崇韜李崧——都統——以定人
心

大人跡

史記始皇時有——見臨洮脚——六尺 漢武帝求
神僊公孫卿至東萊言見——長數丈——甚大魏咸
熙二年——見襄武縣——長三尺二寸唐則天長安
元年司刑寺囚偽作——五尺改元大足

獲臂善射

漢李廣 吳太史慈 前趙劉淵 後唐李存孝

垂手下膝

蜀先生 晉武帝 後周太祖 陳武帝宣帝 前
趙劉曜 秦符堅 後秦姚萇 南燕慕容垂 五
代南漢劉龔 蜀王衍 南史陳柳皇后皆一一
一又北魏李祖昇南史宋王元初隋劉元進手垂過
膝皆以誅死

口吃人

韓非 司馬相如 揚雄 周昌 魯恭主 魏明
帝 鄧艾 宋孔顛 後周盧柔 鄭偉 隋盧楚
唐李固言 南唐孫盛

古人嗜好

文王嗜菖蒲 武王嗜鮑魚 吳王僚嗜魚炙 屈
到嗜芟 曾皙嗜羊棗 公儀休嗜魚 王莽嗜鯁

魚 王右軍嗜牛心 宋明帝嗜蜜漬鮓鯪 齊宣

帝嗜起麵餅鴨臄 高帝嗜肉膾 陳後主嗜鱸肉

齊蕭穎胄噉白肉膾至三斗 後魏辛紹先嗜羊肝

唐陸鴻漸嗜茶 魏明帝好槌鑿聲

夢筆

江淹 五色 王珣 一人與大 如椽 紀少瑜

嘗 陸倕以一束青縷 授之 唐李嶠 一人遺之

雙 李白 一 生花

軍中有女子

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
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蒨為諮
議參軍幼聰朗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

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 北魏太武令古弼征馮弘
高麗救軍至弘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
兵於外遂東奔高麗 唐韓弘惡李光顏忠力思有
以抗讎之乃飾名姝遺光顏光顏大合將校置酒使
者引侍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
家父以為公憂誠無以報德然將士皆棄妻子蹈白
刃柰何獨以女色為樂厚賂使者遣之將卒感激
王智興破姚海獲美妾三人智興曰軍中有女子安
得不敗即斬以徇 隋文帝以韋孝寬為元帥擊尉
遲迥孝寬有疾每卧帳中遣婦人傳教命 唐柴紹
吐谷渾党項寇邊敕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紹安坐
遣人彈琵琶使二女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

精騎衝擊虜大潰敗

古人酒量

漢于定國為廷尉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
酒益精明 鄭康成飲酒一斛盧植能飲一石 晉
周顛飲一石 劉伶一石五斗解醒 前燕皇甫真
飲石餘不亂 後魏劉藻一石不亂 南齊沈文季
飲至五斗妻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對飲竟日而視
事不廢 鄧元起飲至一斛不亂 北史柳謩之飲
一石不亂 陳後主與子弟日飲一石 孔珪飲酒
七八斗

漢兩張禹

前漢張禹字子文成帝時為丞相封安昌侯後漢張

禹字伯達和帝時為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

晉兩劉毅

一字仲雄公正峭直武帝時為尚書左僕射一字希樂與劉裕起義兵討桓玄為豫州刺史

唐兩李光進

其先皆蕃部人皆為名將建節鉞一乃光弼之弟一乃光顏之兄

玉環

明皇雜錄唐睿宗所御琵琶曰一一揚貴妃小名曰一一

玉樓

李賀為白一一記集僊傳王母所居龜臺有一一十二又道家以兩肩為一一故坡詩凍合一一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

銀河

道家以目為一一乾闥子裴鈞大宴有一一受一斗飲器也

白鳥

陸機詩疏鷺謂之一一夏小正閩蚋謂之一一

玄駒

爾雅云駒小馬也夏小正謂蟻曰一一古今注謂黑鯉為玄駒

夜光

鄒陽傳夜光之璧古今注螢火一名——淮南子月
名夜光

司花女

南部煙花記煬帝令袁寶兒持花號——續僊傳
鶴林寺杜鵑花開有紅裳女子遊花下謂殷七七曰
妾父司此花今為道者開之

繞梁

列子韓娥歌音——樂書——樂器也與篳篥相似
宋武帝大明中沈懷遠為之懷遠亡其器亦絕矣又
楚莊王琴名——

莫難

古今注——珠色黃出東夷鄴中記扇之奇巧者名

小蠻

白樂天詩楊柳——腰即白公侍兒也若晚春酒熟
尋夢得云還携——去試覓老劉看即酒榼也

忽雷

洽聞記鱈魚一名——樂府雜錄文宗朝內庫琵琶
號大——小——

雞肋終

紹聖初黨錮禍起先公謫居臨汀竟捐館舍其平生
出處誕略臨汀劉君序之爲詳後六十有八年競以
事來此訪先公之寓居與當時之故老求能道先公
時事者邈不可得獨慨然太息久之偶携所謂談圃
者隨行因請于外舅郡太守晁公欲傳于世欣然領
略之遂槩於木且以爲臨汀故事云乾道二年六月
望日季孫兢謹書于州治之鎮山堂
紹聖之改元也凡仕於元祐而貴顯者例皆竄貶湖
南嶺表相望而錯趾惟閩郡獨孫公一人遷于臨汀
四年夏五月單車而至屏處林谷幅巾杖屨徃來乎
精藍幽塢之間其後避謗杜門不出余時侍親守官
長汀縣竊從公游聞公言皆可以爲後世法亦足以

見公平生所存之大節於是退而筆之集為三卷命曰孫公談圃公狀貌奇特眉目孤聳望之凜然可畏元祐時歷三院遷左史入中書為舍人危言讜論內外憚之已而忤時宰意以集賢殿修撰留守南都後遷天章閣待制其謫官也自南都為歸州遂以散秩謫臨汀公在汀二年竟以疾終明年歲在庚辰天子嗣位盡還公官職士大夫傷公之不及見也余辱公之知且久而公之語亦嘗屬余記焉公之子幼而孤則其事久或不傳於是詳而述之庶幾不為負公者非特為談圃道也公諱升字君孚高郵人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初四日臨江劉延世述之引

孫公談圃上

高郵孫升君孚

藝祖生西京夾馬營營前陳學究聚生徒為學宣祖遣藝祖從之上微時尤嫉惡不容人過陳時時開諭後得趙學究即館于汴第杜后錄陳之舊召至門下與趙俱為門客然藝祖獨與趙計事陳不與也其後藝祖踐祚而陳居陳州村舍聚生徒如故逮太宗判南衙使人召之居無何有言開封之政皆出於陳藝祖怒問狀太宗懼遂遣之且以白金贈行陳歸半道盡為盜掠居陳村舍生徒日衰饑寒無與從者太宗即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大集其門館于驛舍一夕醉飽而死趙學究即趙普也陳

忘其名崔伯易能道其詳屢欲作傳

周孟陽春卿 英廟宮僚也 聖眷素厚書簡以老

丈稱之當儲副時固辭不就而魏公亟欲定大計使

人諄春卿春卿因造卧内諭意時 裕陵秉燭侍立

上曰所以不就者避禍也春卿曰今日之事太尉豈

不知若果不就必當別立他人太尉能避禍乎 上

大悟即拜春卿床下遂正儲位 裕陵在東宮朝廷

復以春卿爲翼善春卿爲人純直謂不當爲父子宮

僚上表力辭有親奉堯言躬承禹拜之句魏公怒曰

不易丙吉初朝廷闕副樞人以春卿必膺是命已而

寢不報迨 裕陵即位孫永述其事始進天章閣待

制入謝 上撫慰甚厚未幾以疾終家貧不克葬露

殯佛寺元祐御史賈易請依王雱例中使護葬 宣

仁曰待其子來子定民至盡哀 英廟所賜御劄上

之賜銀千兩官其一孫

趙叅政抃悅道初好神僊術在成都有僧上詩云須

向維摩頂上行悅道遂悟後有道士獻紫金盃悅道

拒不受道士求金三兩易之悅道曰吾以三兩凡金

換竒金不可在青州有何郎中相傳晉時人公招之

至則鬚髮皓白肌膚如槁木龍鍾幾不能步而飲啖

自若悅道閱其羸使兩吏扶掖而出至門外則行步

如飛吏還報悅道大駭使健步追之已失所在悅道

後歸鄉里一日忽遍辭親友其子岷恠其形色異常

問後事悅道厲聲斥之少頃趺坐而化

秦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煙燻之有一廳吏醉仆為蚊所嗜而死世傳飽似櫻桃重饑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范文正公詩也西溪瀚海堰呂蒙正所治至今屋記尚在後文正繼往故堰之城至今為利

王青晏元獻公門下常賣人自號王實頭常遇奇士傳一相術時時相公之奴婢輒中夫人一日呼至堂下青遽相其女曰此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為我擇一佳婿青應聲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在興國寺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明年富黜於春官晏以青為妾大悔之未幾富中大科恩比狀元即大丞相鄭公也青有女婿時秀

才儀貌甚偉眾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生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

煥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

呂相端奉使高麗過洋祝之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維摩經為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之聲起于舟下音韻清越非人間比經沉隱隱而去摧伯易在禮部求奉使高麗故實遂得申公事故楊康國錢勰皆寫此經往豐稷為楊掌牋表言東海洋龍

宮之寶藏所也氣如厚霧雖無風亦有巨浪使人卧
木匣中雖蕩而身不搖食物盡嘔唯飲少漿舟前大
龜如屋兩目如巨燭光耀沙上舟人以此卜之見則
無虞也

荆公爲江西漕夢小龍呼相公求夾注維摩經十卷
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
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

吳待問得解時母已八十餘歲欲赴禮部見鄰人泣
下鄰人曰秀才但行吾遣妻兒往母卹其失所待問
下第不果歸次舉登第及門方知母已亡問殯乃所
在一路隅待問欲遷鄰人云初以卜地無何至此柩
繩自斷遂藁葬待問引術者求佳處數日無易路隅

之吉遂爲兆域後諸子相繼登第而冲卿入相
交趾犯邕州蘇緘知不可守自殘其家坐廳事罵賊
而死朝廷命郭逵討之交趾地熱死者十八九至富
梁江止存一二人所過暴犯無噍類士卒頗思戰逵
下令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食盡有覘者言窞粟江
外可取燕達疑有伏兵以蕃落騎五千衛而後往交
趾洪真太子素養卒五百禁嗜慾教以陣法銳甚入
執金牌爲號果遇於窞傍逵以蕃落騎誘至平地大
破於江中其卒猶執金牌而沒遂擒太子因是納款
當時多罪遠不深入乘勝覆其巢穴也
元豐修城李士京主其役日費四百千爲傭直元祐
初公爲御史按圖眎開發處來山乾艮例皆發掘將

至震地即上言民庶之家猶有避忌況天子衆大之君乎其論甚切因是罷役浚濠時土中得一物狀類人而無眉目埋之他處所掘得及昇去之人皆死或言太歲也又獲大蛇類龍送金明池是夜大風飄瓦子瞻以温公論薦簾眷甚厚議者且爲執政矣公力言蘇軾爲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爲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又言王安石在翰苑爲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以安石止可以爲翰林則軾不過如此而已若欲以軾爲輔佐願以安石爲戒

子瞻試館職策題論漢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公率傳堯俞王嵩叟言以文帝有蔽則仁宗不爲

無蔽以宣帝有失則神宗不爲無失雖不明言其

意在此久之御批軾特放罪

仁廟聖誕乃李淑妃也謚章懿太后晏殊撰碑薨時上幼章獻養爲己子雖上亦不知也及即位章獻

稱制而楊太妃病革上問疾楊密語其事上大

慟即見執政欲行服章獻難之衆無敢言獨呂夷簡

不去進曰陛下萬歲後獨不念劉氏乎於是持心喪

然宮中稍有異說章獻崩即日遣人發李太后棺驗

之形色如生鬢髮鬱然無少異上於是存撫諸劉

晏殊撰神道碑不白其事上不悅後升祔二后

赦文孫抃當筆直言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上

覽之感涕孫遂參大政

司馬溫公隧牌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于碑下而死

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爲大龍池邊小兒數十拍手呼爲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曳牀間卒于安州十年貧不克葬滕元發爲郡一日夢毅夫來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即毅夫也元發因出俸營窆

荆公爲許子春作家譜子春寄歐陽永叔而隱其名永叔未及觀後因曝書讀之稱善初疑荆公作既而曰介甫安能爲必子固也章大司是叔對爾與和蘇洵明允作權書永叔大奇之爲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于朝明允因得官

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文英廟欲擢以館職魏公言未見其人之賢否召與語未爲晚也後數日伯易與友人會話坐上忽齎誥身至乃授伯易潁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荆公嘗云感山賦不若明珠賦

公言昔曾得椰子酒嘗之余因曰椰子本出伽盧國其地熱衢植椰子木爲蔭剖其實中有酒能醉人若他國所釀多不同西域蒲萄酒南蠻檳榔酒扶南石榴酒辰溪釣藤酒赤土國甘蔗酒

子瞻得罪時有朝士賣一詩策內有使墨君事者遂

下獄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論謂蘇曰學士素有名節何不與他招了蘇曰軾爲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一日禁中遣馮宗道按獄止賤黃州團練副使

李撰徐禧爲同人時善景德寺嚴法華嚴死又與小法華善一日法華引禧撰往相國寺小巷中至一茅茨間見一老人藉薦而坐老人見撰曰華山童子也得也得次見禧詫曰許真君兒五代時宰相殺人多減三品後禧敗永洛以給事中贈金紫光祿大夫果第四品也禧洪州人家住許真君觀後是時京師盛傳老人有奇術西駙馬店火先一日往店後孫染家懷中出一木略如魚狀曰此行雨龍也我於玉皇大

帝處借來取水一椀以木魚盪酒屋壁懷之而去是夜火孫氏完惟焚一厠乃木洒水不至處也

溫公大更法令欽之子瞻密言宜慮後患溫公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二人語塞而去方其病也猶有輿見呂申公議改都省臨終牀簣蕭然惟枕間有役書一卷故公爲挽詞云漏殘餘一榻曾不爲黃金

儂智高陷邕州狄青討之列軍陣城下智高大宴城頭鼓吹振作一人衣道服罵官軍有善射者一矢斃之青隨行倚河東王簡子爲先鋒勇甚爲鏢所殺青見之汗出如雨世言青真武神也至是曳兩皂旗麾兵而戰先用蕃落馬貫賊亂之大呼騎步夾進遂破

智高是時智高可擒青疑有伏兵乃止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遂空

杜祁公爲人清約平生非賓客不食羊肉時朝多恩賜請求無不從祁公尤抑倖所請即封還其有私謁上必曰朕無不可但這白鬚老子不肯

汀州地多香茸閩人呼爲香薷公曰孰是予曰左傳言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杜預曰薷臭草也漢書薰

以香自燒顏籀曰薰香草也左氏以薰對蕕是不得爲香草今香茸自甲拆至花時投殺俎中馥然謂之臭草可乎按本草香薷音象味辛注云家家有之主霍亂今醫家用香茸正療此疾味亦辛但淮南爲香茸閩中呼爲香薷此非當以本草爲證公曰信是杜太監植少子灼爲李定所摺定曰莫要剥了綠衫灼從容對曰綠衫未剥恐先剥了紫衫定大怒枷送司理院求其贓罪不得以他事坐之衝替而已定未幾果以不特所生母仇氏服貶官而死灼今爲循州興寧尉

王德用號黑王相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震西人兒啼即呼黑大王來以懼之德用在朝屢引年

仁宗惜其去兩為減年一日除樞密使孔道輔上言
德用狀類 藝祖宅枕乾岡即出知隨州謝表云狀
類 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時人莫不
多其言

藝祖從世宗征淮南有徐氏世以酒坊為業 上每
訪其家必進美酒無小大奉事甚謹徐氏知人望已
歸即從容屬異日計 上曰汝輩來吾何以驗之徐
氏曰其全家人手指節不全不過存中節世謂徐鷄
爪迨 上登極諸徐來皆願得酒坊許之今西樞曾
布其母朱氏即徐氏外生亦無中指節故西樞亦然
世以其異故貴不知其氣所傳自外氏諸徐也
仁宗嘗患腰疼李公主薦一黥卒即召見用針刺腰

針才出即奏云官家起行 上如其言行步如故遂
賜號興龍穴

劉虛白金陵人善三輔學堂只相兩府見曾子固曰
乞兒也陳執中為撫州通判使者將劾之虛白曰無
患公當作宰相使者果被召半道而去王益知韶州
自期必至公輔韶有張九齡廟相傳兩府過雖赤日
亦下雨王過兩作尤自負還金陵盛服見虛白曰幾
時入兩府虛白笑曰只做得都官益大怒欲危以事
時茶禁嚴聞虛白自南來使人伺察為一郡將庇之
得免後虛白竟以他事杖脊而益果終都官郎中
荆公以雋病夜焚紙錢平甫戲曰天曹也行倉法時
新立倉法胥史重祿者皆用馬人以為不便故平甫

譏之也

夏文莊父爲侍禁時文莊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爲養子父止文莊一子弗許道士曰是兒有僊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文莊爲通判又見昔日道士曰尚可作地僊在城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搖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

公嘗與孫莘老傳師喬師聖閣求仁約異日爲林下友不至者以書督之公曰今莘老希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謫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也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公曰然

孫公談圃上

孫公談圃中

高郵孫升君孚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爲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曾中治獄多所全活若有所見者豈其陰相耶

馮大參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中哭之已而忽甦云適往五臺山見昔爲僧時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玉清昭應宮丁晉公領其使監造土木之工極天下之巧繪畫無不用黃金四方古名畫皆取其壁龕廡下以其餘材建五岳觀世猶謂之木天則玉清之宏

壯可知玉清宮道院則今萬壽觀是也後玉清五岳
皆焚獨道院在丁之董役也晝夜不息每晝一拱燃
臈炬一枝儲祥宮 太宗建之爲民祈福 神宗以
其地屬震欲新之至元祐初落成宦人陳衍領其事
凡當用黃金處皆以丹朱代之宮成兩宮臨幸肆赦
蔡確安陸詩吳處厚告於朝臺官唯李公擇言不宜
長此風盛陶言無意餘持兩端故謫辭用首鼠對寒
蟬之句諫官四人朱光庭吳安詩劉安世梁燾交章
排論兩府獨范純仁留身力解之時王存已去行數
步爲范一言而留之蔡旣貶新州范王皆罷政公言
使確誠無意如滄海揚塵之句非佳語也
隋開汴河其勢正衝今南京云城外迂其勢以避之

古老相傳爲留趙灣王 藝相以宋州節度使即帝
位乃其識也

趙志忠自契丹歸明官至正郎嘗求差遣不報在都
堂厲聲曰天下只有閻羅大王至公若教不公似志
忠底已死了三二十箇志忠歸中國時上書及得契
丹文字甚多蓋志忠嘗爲契丹史官也

劉安世范祖禹同作諫官或傳宮中誕公主時 上
未納后二人即奏公言未必實二人固上之宣仁曰
無此事大臣誤聽紹聖貶官安世自高州移梅州祖
禹自賓州移化州

張文定嘗苦脚疾無藥可療一日遊相國寺有賣藥
者得菘豆兩粒服之遂愈曾魯公七十餘苦痢疾鄉

人陳應之用水梅花贈茶服之遂愈子孝寬言其父
異其術親記一小冊子後

喬執中未過省時父竦素事普照像甚嚴日夕禱之
夜夢一紫衣僧至堦前指庭之東見日初出甚近而
光明不可正眎後英廟登極遂中第御名從日也
蘇少保頌爲人深沉有度量不悅於荆公罷知制誥
歸班二年赴常朝未嘗一日在告與人終日無一言
及之元祐中與同列爭賈易事遂以朋黨罷相而蘇
平生未嘗識易也知揚州日呂溫卿出使杖孔目官
以下四十餘人公怡然一聽所爲嘗奉親知婺州中
途大風舟壞親濡水公皇遽入水負抱迓吏及卒數
百人蓋跳波間須臾風定親獲安全世言公所以作

相者孝德所召也又善言臺閣故事下至閭巷風俗
士大夫吉凶禮無不能記嘗曰先朝人書狀簡尺後
多用押字非自尊也從簡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
見押字便怒

吳願云荆公薨之前一歲凌晨闌者見一蓬頭小青
衣送白楊木笏裹以青布荆公惡甚棄之墻下曰明
年祖龍死予因言唐相趙憬將薨長安諸城門金吾
見一小兒衣豹犢鼻携五色繩子覓趙相公不旬日
憬薨此相類也

公曰昔人患冷疾用金石藥與土相和爲末種韭因
論附子茯苓之性公曰附子不可常餌予曰是二藥
正如君子小人之性所養彌久則所存彌厚如歲寒

之松栢根節葉實膏脂皆能却老輕身其精氣靈液
入於地中千歲爲茯苓又千歲爲琥珀又千歲爲璠
狀如黑玉小人反是積小惡以至大害如烏頭其銳
而脩者爲天雄而兩歧者爲烏喙歧而八角老者爲
附子八角又別名側子數者其名異而一種大抵愈
久而愈毒至於發爲苗幹尚能殺人董是也公異之
張靖言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
再拜乃故羣牧吏其死也已久矣荆公驚問何故來
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荆公愴然問雱安在吏
曰見今未結絕了如要見可於某夕幕廡下切勿驚
呼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荆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
袍博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

明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廷下血汗地呻吟之聲
殆不可聞乃雱也雱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荆
公幾失聲而哭爲一指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靖公
門人其說甚詳

國朝謚文公者楊億王洙二人歐陽永叔薨欲以文
爲謚時議者謂韓愈得文已爲僭矣脩豈可得於是

仁廟皇嗣未立羣臣多言獨韓魏公有力一日殿上

陳宗廟大計上不得已領之遂降詔立濮邸比車

駕還宮不食者再左右問安否上垂涕曰汝不知

我今日已有交代宮人有數某妃將入閣者曰何遠
使他人爲上曰是他韓琦已處置了復泣下晚年

每遇真廟諱日羣臣拜慰必聞上慟哭其聲哀咽黔川謝師德嘗收梁織貢圖小筆尤精後有陶尚書跋尾數百字開寶時親筆公甚愛之公云其畫絕妙世鮮有之師德公之女夫也

曹后稱制日韓琦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太后閣皇帝行幸即隨駕琦因請具素仗祈雨比乘輿還御寶更不入太后閣即於簾前具述皇帝聖德都人瞻仰無不歡慰且言天下事又煩聖慮太后怒曰教做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琦獨立簾外不去及得一言有允意即再拜駕起遂促儀鸞司拆簾上自此親政

神宗時旱一西僧呪水金明池雲氣蔽水如墨僧云

羅義神灾劫重戰退天神不令下雨但可於某日內東門降雨數點而已果如其言

張日用知德清軍大旱民有爭水者日用曰今為汝借水三寸三日內還汝乃於水中刻表為記日用即詣一廟為文具述借水事立廟中以俟即日大雨使人視其表果及三寸而止

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治平初同在館中花時人各歷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不足道約旬休日率同舍遊三人者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

廳至則雜花盛開雕欄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
京師所未嘗見主人云此未足佳願旨開後堂門坐
上已聞樂聲矣時在諒闇中莘老辭之衆遂去莘老
嘗語人平生看花只此一處

公曰荆公三經學者以謂如何余曰荆公學充邃於
理非後生所易知故學者又爲穿鑿所謂秦有司負
秦法度也然荆公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贊牛耳荆公
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詩誰謂
鼠無牙荆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昔曾有人
引一牛與荆公辨之又嘗捕一鼠與之較公曰然
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挑核數斛人迹不到處以
彈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中

盧桐昭州人蔡挺薦爲國子直講爲人朴質不脩人
事至京杜門以故皆踈之唯孫莘老與之善莘老見
桐看易詰其義皆非今世所學得京房歷數之說莘
老出京桐夜半餞之言莘老禍福後無不中者

予問公今三歲一郊奏補賞賚有不貲之費漢唐無
之豈祖宗有深意乎公曰然蓋自五代士卒驕無名
邀賞故制此以厭人心議者欲裁損之不知此也

契丹有一佛寺甚壯麗使者至必焚香寺有大佛銀
鑄金鍍豐稷奉使見其供具器皿皆神宗賜高麗
之物蓋高麗制於契丹每遇契丹使至其國所居殿
上鷓尾皆暫徹去

鄭待制穆字閑中福州人與劉彝陳襄皆以德行為

世所尊號四先生時鄭歸閩公亦有詩送之曰清曉
都門祖帳開路人相與嘆賢哉流塵幾翳看山眼落
日休停別酒盃何待諸生留北闕自存遺直在東臺
連江四老嗟誰在白首今朝只獨來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曾一切委順未嘗
忤其意曾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
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
大悔之自是遂有朱崖之行

南北郊其牲用犢取其爾栗者牽特時必先引其母
然後能行及殺之際其母哀鳴人不忍聞攝祀者多
避之

真宗一日晡時宣兩府於崇政殿衆疑今日別無

事少頃乃賜食比暮召入禁中每人設一小閣子令
易衫帽上曰太平無事與卿等飲酒爲樂左右列
宮人上曰卿等家亦有之否獨王旦對曰無有
上以二人賜之及罷又賜香藥皆珍寶也宮人解紅
銷金項帕繫於袖中拜賜而出

陽城責道州未行有書生五人訪城冠帶甚弊城各
以一縑與之比至道州城謁五龍祠其縑皆在神坐
側今刻石載其事

公晚責歸州遂得唐翰林學士李轟事轟嘗責知此
郡唐史即不載獨見於圖經今郡宅有翰林堂公至
歸生男子遂以轟名之公在歸尤多詩什有北扉西
掖青雲士千載飄零只兩人謂此也蓋公爲紫微日

嘗兼權直學士院

公曰硫黃神僊藥也每歲夏至三伏日必餌百粒去
臟腑中穢滯有驗予因與公言硫黃與鍾乳皆生於
石陽氣溶液凝結而就石陰也至陽發乎地相薄而
不和故聚而為大熱之藥硫黃伏於石下泉源所發
則蒸為湯池其沸可以烹飪是宜服之殺人粉以為
劑老幼可服得火者多發為背疽若鍾乳生巖穴流
如馬渾結如鷺管虛圓空中若不足畏者然不待火
研以玉槌七晝夜不息而其性躁怒不解甚於硫黃
昔夏文莊服藥粥有小史食其餘流血而殂蓋用此
二藥也硫黃信有驗迨不可多服若陸生韭葉柔脆
可茹則名為草鍾乳水產之莢其甘滑可食則名為

水硫黃豈二物亦性之煇歟不然徒盜其名也公撫
掌而笑
公既責歸州路逢梁燾燾時貶化州分其子孫一半
在鄆梁有幼子八歲孫三歲至潭州為知州喻陟所
逼家人數日環聚泣別至是梁奮然擲其子于地其
孫方挽衣不肯去梁掣其手而行雨中徒步而出道
路為之泣下

南海有飛鳥自空中遺糞于舟穢不可聞丁晉公之
貶崖鳥雖翔而糞不汙至崖盡縱所乘牛馬於山林
間數年一夕皆集無遺者翌日遂有光州之命
公為京東憲置黑漆牌雌黃字云刑獄冤濫詞理抑
屈州縣不理立此牌下按部使人前佩之一日有婦

人慟哭牌下曰吾女死夫家不知其由公取其案劾
之果得其冤一路震駭
公除監察御史行至泗上夜夢有人送皮筒旁有小
牌子書黃州二字意謂當以言得罪責黃州後安置
汀州時知州黃彥臣始知夢中黃州二字爲此行也
吳僧文捷戒律精至孫莘老知湖州日問呂吉甫如
何時吉甫在潤州持服捷曰只三年便在官家左右
更有一人白皙而肥一人美髯而長後三年吉甫果
參大政同列韓子華馮當世皆如捷所言
公罷泰州幕時携家人謁泗州雍熙塔見聖容不悅
如怒色復歸高郵大病相繼一子夭後調官西上復
拜塔下見其容甚悅遂有六察之薦劉士彥爲泗州

日病甚其女剖股肉以進夜夢普照云我以與汝取
得藥來明日有徐州居劉鄉人也來獻袈裟于塔下
方掛塔之次於聖像中得藥一貼題云和州歷陽縣
秦家治風藥服之香氣徹頂即日遂安

公嘗學詩於孫莘老嘗曰近世作詩無復有唐人風
余嘗得公詩集今略記數聯宣仁挽詞云玉笋千官
散珠簾一夜空峽口送人詩云來書占喜鵲落日聽
鳴蛩屈宅詩云若與蛟龍爭角黍應同漁父啜糟醅
述懷詩云睡須山鳥喚酒聽竹枝斟長陽道中云窮
搜詩句熟老練世情通袁安道中云白雲每逐晨光
出紅鶴長隨暮靄還自南京和彭九江云梁臺歌吹
餘衰草滄浦琵琶悵晚風公在汀州避謗罕作詩有

云慈竹笋抽疑夏籜木犀花發認春香此一聯道盡汀州景物

范文正少養於外氏朱家朱南京人今留府後朱少卿宅是也文正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親調藥以療病極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游远方未嘗窮乏者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而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

子瞻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言將去懷中取藥兩貼如蓮藥而黑色曰此燒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爲公言至今收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

公至汀得服石菖蒲法武平縣官時爲收採公言服之數日已覺轉側甚輕信竒藥也余因曰本草載石菖蒲久服身輕一名菖陽退之所謂此言因師以菖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以余觀之本草所謂輕身退之所謂引年迄今石菖蒲其生石磧上祈寒盛暑凝之以層冰暴之以烈日衆卉枯瘁方且鬱然叢茂是宜服之能輕身却老也若生下濕之地至暑則根虛至秋則葉萎與蒲柳同豈足比哉公頷之

其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元祐果大拜

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貨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爲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須於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應立主之

功多

黃魯直得洪州解頭赴省試公與喬希聖數人待榜相傳魯直爲省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髮大呼而入舉三指問之乃公與同舍三人魯直不與坐上數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飲酒罷與公同看榜不少見於顏色公嘗爲其婦翁孫莘老言甚重之後妻死作發願文絕嗜慾不御酒肉至黔州命下亦不少動公在歸州日見其容貌愈光澤留貶所累年有見者無異仕宦時議者疑魯直其德性殆夙成非學而能之

予嘗小釀公聞而見訪後度釀熟以詩見索云稍覺香薰鼻還思酒入唇盈缸止三斗可撥甕頭春予因

和云紫貂寒擁鼻綠螳細侵唇蓮燭當時事壺頭此
日春

公問自昔貶官至汀者為誰予對圖經不載按唐史
蘇弁自戶部侍郎以腐粟貶司戶蔣防自翰林學士
貶刺史裴胄自宣州刺史貶司馬張又新自行軍司
馬貶刺史

何殿直黥卒也善行天心正法子由婦遇崇二年何
治之初見四鬼環守後止見一何更造天獄築壇追
捕鞭笞之聲聞于外是夜婦如醉而醒者家人詢二
年之病皆不記但如夢中耳公先娶撫州吳氏因言
吳氏有女為崇所苦得洪州道士治之而愈道士埋
符廟下一夕廟屋盡圯至今修而復壞者數四其術

祕不傳世

安南不滅議者歸咎王荆公進郭逵而退李憲荆公
笑曰使逵無功勝憲有功使宦者得志吾屬異日受
禍矣他日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荆公厲聲叱之
曰是何人即出為監當

宋宣獻家藏書過祕府章獻明肅太后稱制未有故
實於其家討論盡得之

王青未遇時貧甚有人告曰何不賣脂灰令人家補
壘器青如其言家資遂豐是時京師無人賣此今則
多矣蓋自青始也公見高士英說少時見青監倉門
時有一朝士在坐求青相青云眼昏看人不中朝士
曰某不遠千里而來幸無辭也青曰無所諱則言官

人山林中有冤氣所以平生坎坷守官多事不衝替
即差替也朝士愕然曰某五歲時所生母死於江行
父遽焚於水濱即解舟而去後求骨已亡矣無一日
不恨青曰如此不須問相也
元祐初呂申公欲以張問為給事中張老甚外議恂
恂公上言朝廷欲用老成者謂其有成人之德豈特
蒼頭白髮而已乎人有讒於申公申公以皓首又弟
公績除慶帥辭疾不行請宮觀即以祕書少監領真
祠公言近嘗有某官亦如此請者因得罪不宜以宰
相弟遂撓法申公不悅出公知濟州
胡競除監察御史公連章言禁中何以知此人姓名
且未嘗有大臣論薦及有投獻文字堅執不下引觀

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孔子主癰疽
人瘠環又主上春秋鼎盛太皇太后簾幃深密正當
防竊美之人蓋指陳衍也其命遂寢今按家集所載
凡稱臣寮上言即御史所陳舊日皆書御史姓名至
仁宗朝因事罷之

蒲恭敏宗孟知鄆州日有盜黃麻胡者劫良民使自
掘地倒埋之觀其足動以為戲樂恭敏獲其黨先剔
去足筋然後置于法先是寇依梁山濼縣官有用長
梯窺蒲葦間者恭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濼中
賊既絕食遂散去公為憲日一倚恭敏凡獲盜即日
輦金至市中行賞以故人人用力斬捕略盡
閩中唯建劔汀邵武四處殺子士大夫家亦然章郇

公建州人生時家嫗將不舉凡滅燭而復明者三有呼於梁者曰相公家人懼甚遽收養之藍大卿丞知吉州日朝廷議行新法自念年老乞致仕忽有相手紋者曰大卿正做官何故要閑藍驚曰吾雖有意而未發言何以知之相者曰只為手中一道紋分明藍之子方病觀其手曰有兩橫紋相侵則不可救已而紋侵果卒

海陵徐神翁居天慶觀公為僉判任滿別之神翁無他語但言做官時着緋後公入京授烏墩鎮至潤尋醫六年授常山撫勾未至覃恩賜五品服遂入臺自海陵至此五年方莅事應神翁之說又王和甫乞字書一諱乃授益州益其父名也開寶試院火泰州舉

人赴試求字皆從火傍徐王病遣中使設齋求字中使去得一蝕字蓋王以久不食至明年三月一日日蝕是日忽索粥自是病愈莊公岳為湖北漕得真字未幾卒和甫又嘗得三山字後提舉嵩山崇福宮公未貴時遣人求字得乙未上地四字後乙亥年責歸州郡之公字向未也昔有監觀道士每歲見有一人至觀引神翁於三清像後閉門終日而去疑受道之異人也

許景山逖知維揚以卒子子春既除服往舊治將丐府公理遺表事時王丞相隨為郡子春以封狀見之謁通判拒不見子春大怒拂衣去而丞相聞之曰前日一封狀甚謹况其氣節如此因立奏遺表遂授太

廟齋郎時年已四十終天章閣待制

瓊崖四州在海島上中有黎戎國其族散處無酋長多沉香藥貨余靖知桂州時兵蒙爲司戶管內機宜文字以卒五百安撫黎戎蒙謂此不足以立功即深入其地反爲掩殺蒙下馬請降戎得蒙待之甚厚以女妻之而蒙有子在瓊州今以銀五十星造兩餅贖之戎得餅甚喜遂放蒙還島上水出黎戎飲四州人少忤其意即毒其上流故鮮能入其巢穴國初時有一節度使忘其名姓王不悅於趙普因使討之王有知術使士卒以鐵底爲襪入其地多使斬馘至今國中一石戎過之必懼而再拜相傳王節度曾坐其上蒙即荆公夫人之叔父公先妻吳與荆公夫人同母

親見蒙說如此公再娶周即春鄉家有賢行

張舜民芸叟從軍高遵裕有詩曰白骨似沙沙似雪

勸君莫上望鄉臺 神廟見詩責郴州稅擲多碧蓮

根大如益張嘗以墨印於詩藁上以詫北人也

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呂吉甫起知金陵公責歸州

過之燕勞甚厚回謁於清涼寺問曾上荆公墳否公

言不曾到但妻母墳近一省之蓋是時士大夫上荆

公冢者無虛日呂因是問之

巫山神女廟其像坐帳中祕不可觀馮沆學士之幼

子美秀如玉年十五隨沆知夔州日戲于郡園必拍

手呼鹿鹿至則騎之人已爲異後改蜀郡過巫山廟

其子輒褰帷見神女目動歸時頭痛疾三日而卒

公言近歲乘輿唐突者多為衛士毆傷宜造一木匣如甌狀隨駕而行以御史一負掌之庶使冤抑可伸而良民無毆傷之害

晁堯民端仁嘗得冷疾無藥可治惟日中灸背遂愈范峒善風鑿公為中書舍人時峒曰凡坐狨毛要如半睡者公在馬上精神太銜恐不久居此未幾果出知南京

公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遡汴見聖俞吟詩日成一篇衆莫能和因密伺聖俞如何作詩蓋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也時時於坐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紙內箒袋中同舟切取而觀皆詩句也或半聯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詩無古今惟

造平淡難乃箒袋中所書也

徐君平金陵人親見荆公病革時獨與一醫者對床而寢荆公矍然起云適夢與王禹玉露髻不巾同立一壇上已而遂薨此可恠也

杜常及第時在期集處為公言先夢已及第猶着白衣見主上被髮常在衆中騎馬意欲先行為前三人擁而不得進又過一大澗幾墮後得一人狀貌甚偉扶掖而過果第四人及第則前有三人之應也後一人乃沈季長正如夢中所見時在諒闇中即被髮之應也

儂智高反時官軍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整所過殘掠狄青為帥有婦人賣蔬於道一卒倍取青拽卒馬

前斬之至廣召諸將責陳曉犯廟御名違節制斥起大門外已羅酒炙遂斬之孫余坐上股票自是軍聲大振秋毫無犯遂破賊焉

杜鎬龍圖江南名士植之祖也初登第時將試之前夕寤而燭之見大鼠銜卷于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於正義中出題三道

俞次尚與其妻素達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次尚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為文誌其墓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吾亦行矣即薰沐趺坐而化孫莘老嘗表其墓次尚官至屯田郎湖州人字退翁云

燕達為兒時賣鴨卵嚴法華取其卵悉啖之既而撫

其背曰惜取身他日一箇節度使

契丹犯澶淵奏至寇準適在病告上遣數輩召與

計事準辭疾復遣衛士舁病而入亦不至明日準入

對上引視二圖一江南一蜀中也準曰江南必王

欽若蜀中必陳堯咨也二人以其鄉里皆亡國詔不

可固請鑾輿親征即出懷中所擬將校姓名凡數百

人詔敕皆具天戈即日言邁遂平大寇準之力也

馬亮善相人為夔路監司日呂文靖父為州職官一

見文靖即許以女嫁之其妻怒曰君嘗以此女為國

夫人何為與選人子亮曰此所以為國夫人也

孫公談圃卷終

王公四六話序

先君子少居汝陰鄉里而游學四方學文於歐陽文忠公而授經於王荊公王深父常夷父既仕從滕元發鄭毅夫論作賦與四六其學皆極先民之淵蘊銓每侍教誨常語以爲文爲詩賦之法且言賦之興遠矣唐天寶十二載始詔舉人策問外試詩賦各一首自此八韻律賦始盛其後作者如陸宣公裴晉公呂溫李程猶未能極工逮至晚唐薛逢宋言及吳融出於場屋然後曲盡其妙然但山川草木雪風花月或以古之故實爲景題賦於人物情態爲無餘地若夫禮樂刑政典章文物之體略未備也

國朝名輩猶雜五代衰陋之氣似未能革至二宋兄

第始以雄才與學一變山川草木人情物態歸於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發為朝廷氣象其規模闊達深遠矣繼以滕鄭吳處厚劉輝工緻纖悉備具發露天地之藏造化殆無餘巧其隳括聲律至此可謂詩賦之集大成者亦繇

仁宗之世太平間暇天下安靜之義故文章與時高下蓋自唐天寶遠訖於天聖盛於景祐皇祐溢於嘉祐治平之間師友淵源講貫磨礪口傳心授至是始克大成就者蓋四百年於斯矣豈易得哉豈一人一日之力哉豈徒此也凡學道學文淵源從來皆然也世所謂箋題表啓號為四六者皆詩賦之苗裔也故詩賦盛則刀筆盛而其衰亦然銍類次先子所謂詩

賦法度與前輩話言附家集之末又以銍所聞於交游間四六話事實私自記焉其詩話文話賦話各別見云老成雖遠典刑尚存此學者所當憑心而致力也且以昔聞於先子者為之序欲自知為文之難不敢苟且於學問而已匪欲誇諸人也宣和四年七月庚申日汝陰王銍序

王公四六話上
宋元憲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
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參知政事一日奏事差誤
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憲語
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
忘事神宗讀表至此怜其意而留之歐陽文忠公
謝致仕表云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
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元厚之後作致仕表云蹉跎
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蒿蒿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
又謝致仕表云冥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藿雖
傾尚遡日華之明潤其意謂萬物不離於天地雖致
仕亦不離君父也子瞻爲筆說大以此爲妙云古人

東中曰如劉王錄
其意且公學問而山雖於海人必宜味四平之風
且以吾聞外去千餘歲之氣谷自味成文之義亦
其云亦如錄之與師尚存其學皆所當悉心而達
其師四六詩事存存自其高其高其高其高其高
其高其高其高其高其高其高其高其高其高其高

謝致仕表未有能到此者

元厚之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為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為開讒波稽天孰斧戕之敢闕上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襯雖金石而為開是以下句讒波稽天則於斧戕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元厚之取古今傳記佳語作四六雖金石而為自開西京雜記載揚雄全語也日華明潤李德裕唐武宗畫像贊也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工耳

元厚之文作藩郡後聞儂智高餘黨寇二廣移知廣州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厚之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為危事用李德裕獻替記伐劉稹李石

令中人石元貫奏橫水明光之甲曳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十五里精兵明光甲曳地必須破却此賊後所傳果妄遂誅劉稹焉

神宗友愛嘉歧二王不許出閣固辭者數十其後改封先召翰林學士元厚之謂曰卿可於麻辭中道殺勿令更辭也略云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顏

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楠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者則搜搜披山披山披山山開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若兩聯皆生事則傷於奧澁若兩聯皆熟事則無工蓋生事必用熟事對出也如夏英公

辭奉使表略云頃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岵忍聞禁休之音不拜單于用鄭衆事而公羊謂夷樂曰禁休此生事對熟事格也後永叔作歸田錄改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情深陟岵忍聞夷樂之聲夏英公免起復奉使表世以爲三然其間一聯云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此聯亦不減前一聯也

先公言本朝自楊劉四六彌盛然尚有五代表陋氣至英公表章始盡洗去四六之深厚廣大無古無今皆可施用者英公一人而已所謂四六集大成者至王岐公元厚之四六皆出於英公王荆公雖高妙亦

出英公但化之以義理而已

表章有宰相氣骨如范堯夫謝自臺官言濮王事青安州通判表云內外皆君父之至慈出處蓋臣子之常節又青州劉丞相罷省官謝起知滑州表云視人郡章或猶驚畏諭上恩旨罔不歡欣又云詔令明具止於奉行德澤汪洋易於宣究愛其語整暇有大臣氣象劉丞相守鄆謝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所願學者古人顧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此真罷相表也

沈存中緣永樂陷沒謫官父之元祐中復官分司以表謝曰洪造與物難回霜霰之餘聖恩及臣更過天地之力又曰雖奮竭之心難伸於已廢之日惟忠孝

之志敢忘於未死之前皆新語也

錢易希白子彥遠字子高明逸字子飛俱以賢良登科族人藻醇老既應說書進士俱中第又應中大科熊伯通以啓賀藻知制誥曰七年三第閱賢良文學之科一門四人襲潤色討論之職四人謂易性演明逸及藻也

蘇子瞻作翰林林子中方以言者去國在外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與其後爲中書舍人謫二蘇告詞之語異矣

子瞻幼年見歐陽公謝對衣金帶表而誦之老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

馬不進至爲穎川因有此賜用爲表謝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後爲兵部尚書又作謝對衣帶表略曰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鰕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涵造化妙旨矣

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須之對有彼此相須而曾不及當時事此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謂之互換格然語猶拙至後人襲用講論而意益妙如揚汝士陪裴晉公東雒夜宴詩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止於此而已至永叔和杜岐公詩曰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

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其後蘇明允代人賀
永叔作樞密啓曰在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
相而陳平之屬寔爲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
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任相府然陳平裴度未免謂
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嘗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
惡必自有倫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此又何嘗
出藍更青研朱益丹也後至荆公賀韓魏公罷相啓
略云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
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
況在舊史號爲元功固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
亮三世救寧四方岌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
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入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

爲特美此又妙矣

譚昉曲江人荆公少年仕宦韶州之友也特善戲表
荆公在金陵稱其一對云車斜韻險競病聲難競病
二字曹景宗故事也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何處春
深好詩以斜車二字爲韻往來幾百篇

王荆公父名益以都官負外郎通守金陵而元厚之
作金陵幕官其契分父矣荆公旣相神宗欲慎選
翰林學士時厚之父在外老於從官荆公對曰有真
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耳上固問之因道姓名
上父之曰元絳在外父不以文稱且令爲制誥如何
荆公曰陛下果不能用爾況已作龍圖閣直學士難
下遷知制誥遂自外徑除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旣就

列有稱職之譽不久遂參大政故厚之深德荆公其
後荆公居金陵厚之以太子少保致仕歸平江以啓
謝荆公曰眷林泉之樂方遂乞骸望衮繡之歸徒深
引脰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荅胡則侍御書曰夢
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在
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
安之日身同旅鴈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祕書監表
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
春之望人亦哀之

唐張籍用裴晉公薦爲國子博士而東平帥李師道
辟爲從事籍賦節婦吟見志以辭之云君知妾有夫

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
苑起良人持戟明光裏知公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
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先子元
祐中除知陳留縣唐君益帥荆南方董辰沅邊事辟
先子通判沅州先子已得陳留而辭之以啓謝君益
曰抱璧懷沽雖免匹夫之罪還珠自歎空成節婦之
吟

孫賁公素除河東轉運使託先子代作謝表蓋河東
堯故都之地曰富歲三登有唐叔得禾之異輿情百
樂興堯民擊壤之歌未云過太行回顧雲下義感親
闡望長安遠在日邊心馳帝闕公素讀之笑曰公乃
末篇寓忠孝之意也

先子嘗言四六須只當人可用他處不可使方爲有
二邵毓自陝西運使移知鄧州先子以啓賀之云教
實自西浸被南明之國民將愛父竝興前古之歌乃
邵氏自陝移鄧之啓也

廖友明略作四六最爲高竒嘗謂僕言須要古人好
語換却陳言如職名二字便不可入四六如上表云
初見吏民已宣條教之類真可憎惡爾明略賀安厚
卿啓曰遠離門墻道迹江湖之外闕望麾葆榮光河
洛之間又賀張丞相啓云中台之光下飾萬物前著
之畫外制四夷進有德而朝廷尊用真儒而天下服
又云日月亭午信無邪陰山川出雲亟有時雨又謝
厚卿答書之啓云寂寞江濱若戎車之陷淖棲遲窮

邑信塞馬之依風暉然晨光照此鄙屋許安世少張
自蜀漕責房州倅謝執政啓云賤貧於有道之邦自
知愧耻負犯於可封之日無足哀矜議者謂引咎歸
已不文過以自矜得責降之義

閻令洵仁善四六而一字不肯安下必求警策以過
人謝再除陝西轉運使表曰識道重來端同老馬操
刀却視若宰全牛謝復官表曰悲未見於齊羊突甲
分於鄭鹿臨死作發運使表曰轉輸九路回沂萬艘
過冒職名出持使旨夢游帝所驚睅色之回春來自
日邊覺容光之照水漸浮楚澤回望堯雲伏念臣少
也羈孤長而疵賤學宗論語孟子粗識指歸仕遇
神考泰陵俱蒙獎擢而臣志未伸於每剴恩不報而

逾深髀消乘傳之餘心折號弓之後侵尋晚景辜負
明時頃畢通喪適逢初政饒軍西塞賜對中宸曲荷
聖知徑除宰屬忽除怨府升真儒林未勉螢牕之產
但愧桑榆之晚三光倒影自一壺中萬里提封幾半
天下然而承平既久積弊日深公私困於盜攘官政
習於涵養偷安則如抱薪救火欲速則如以董療饑
必待更張庶能漸正然恐約束未周於郡縣謗傷已
達於闕朝明月夜光寧無按劍高山流水自有知音
仰侍聖明俯殫勤拙矢心論報沒齒爲期
天聖中劉子儀賀五王出閣啓云芝函曉列星飛降
天上之書棣萼晨趨嶽立受日中之字皆隱用五字
王字也

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爲作
乞歸姓表云居故國以孤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
越浮舟難効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未
遑辨雪尋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姓朱以
朱說旣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
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効於陶朱議者謂
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
攘切也
元豐末劉誼以論常平不便罷提舉官勒停遊金陵
以啓投王荆公令其再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
荆公荅以啓略曰起於不得已蓋將有行老而無能
爲云胡不止

盧多遜丞相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
拱北極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
作范陽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略云昔日位居黃
閣衆口鑠金此時身謝朱崖蔓草紫骨雖有五代衰
氣然亦可哀矣

熙寧中彗星見是歲交趾李乾德叛邕州二廣爲之
騷動朝廷遣郭逵趙高討之荆公作相草出師勅檄
有云惟天助順已兆布新之祥爲彗星見而出師也
行年河洛記王世充假隋恭帝禪位策文云海飛群
水天出長星除舊之徵克著布新之祥允集荆公用
舊意爲新語也

楊子安侍郎坐黨籍謫官洛陽其謝再任官祠表云

地載海涵莫測包荒之度春生秋殺皆成造化之功
邸報至丹陽蔡元度在郡見報驚歎諷味之

熊伯通任金陵爲王荆公幕府官代公作立貴妃表
云有警戒相承之道無險詖私謁之心荆公取而用
之後人因用此一聯相承不已

鄧温伯知成都謝上表云捫參歷井敢辭蜀道之難
就日望雲愈覺長安之遠自後凡官兩川者謝表相
承用此一聯

滕元發光祿受知神宗最在諸公之先以議政與
荆公不合遂出爲帥又以妻黨李逢事謫知池安二
州旣罷安州許朝見至國門將復用之又中飛語再
謫知筠州是時尚艤舟國東普照寺也先子實公之

客是時在京師托撰陳情表自辨先子爲公草之盡載於此曰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于中而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赴愬於何人伏望 聖慈少加矜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文子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行謂人如己旣恃深知於 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踈愚積成仇怨一日離去左右十有餘年攻臣之言何所不有偶因疑似直欲中傷至如臣頃在京東

謬當帥路材微任重祿過災生驗凶人始造謀之年乃愚臣未到任之日其時陛下特遣親信就以體量在於臣身並無註誤言事之臣不知本末或罔臣以失察或誣臣以黨姦欲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幸賴 聖君之照鑒力排衆議以保全爰自偏州漸移節鎮昨因考滿許赴闕廷中書旣不外除交代又已到任官爲近侍理合朝參實欲叙愚臣久蒙含垢之恩謝陛下稍復善藩之賜况臣素無黨援唯祈一望清光今者纔入國門復除江郡戀闕之心徒切見君之日無期拜命傍徨不知所措尋觀誥意復領裝錢方悟此行非緣重譴臣是以敢陳危懼上冒 天聰輒希行葦之仁曲軫遺簪之眷竊緣筠州闕次尚

在來春鄉里田園素來微薄家貧累重四方無歸臣
非敢別有僥覲更求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
波之間畏怖成疾伏望皇帝陛下愍餘生之無幾
究前日之異恩改授臣穎壽湖潤一郡稍便醫藥漸
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一瞻天日之表然後
退歸田里歌詠太平自述臣子之遭逢歸詫鄉鄰之
父老區區之願求畢於斯滕公讀至戀闕之心徒切
見君之日無期起執先子手揮涕曰此予心欲言而
不可得者也表入神宗大悅以滕公知湖州湖乃
公所乞也是時林子中作禮部員外郎與公壻何洵
直邦彥同曹聞滕公得湖州以詩賀邦彥曰清風樓
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

宮主謫僊人謂公初登第時倅湖州距是三十年矣

先子為滕作陳情表手簡尚在
今乃誤印在東坡市本文內

王公四六話上

王公四六話下

張洎參政事江南李後主時爲大臣國亡受知太宗復作輔臣時王元之禹偁爲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兩軸與之元之以啓謝云追縱季札辭吳盡變爲國風接武韓宣適魯獨明於易象謂其自他國入中朝也

元之自黃移蘄州臨終作遺表曰豈期游岱之竟遂協生桑之夢蓋昔人夢生桑而占者云桑字乃四十八果以是歲終元之亦以四十八而歿也臨歿用事精當如此足以見其安於死生之際矣
顧起敷詩罷臺官父之得太原倅與先子同官素相好也敷詩作火山軍試官歸詫得人且言其解頭作

謝啓甚工云夢蕉中之鹿奚辨其真探頷下之珠適
遭其睡先子戲謂敦詩曰主文何太恍惚耶
曾丞相子宣三直玉堂作牋表有氣而備朝廷體其
賀章子厚復資政啓曰浩若江海風波莫之動搖屹
如棟梁蚍蜉無以傾撓其自南遷歸丹陽聞之大觀
元會作表以賀略云九賓在列劍佩而肅鸞鷲五
輅在庭明旂常而載日月蓋雖老而文字不衰亦又
在朝居文字職習性然也

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
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得從
容中和之道然後爲工王政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
祭慰表云鴈飛銀漢雉闕景於千齡龍繞青山終

備祥於百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雁璠
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之懼呂太尉謝賜神
宗御集表云鳳生而五色悵丹穴之已遙龍藏乎九
淵驚驪珠之忽得凡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子
瞻與吉甫同在館中吉甫旣爲介甫腹心進用而子
瞻外補遂爲仇讎矣元祐初子由作右司諫論吉甫
之罪莫非蠹國殘民至此之呂布自資政殿大學士
貶節度副使安置建州而子瞻作中書舍人行謫詞
又劇口詆之號爲元凶吉甫旣至建州謝表末曰龍
鱗鳳翼固絕望於攀援蟲臂鼠肝一冥心於造化以
子瞻兄弟與我所爭者蟲臂鼠肝而已子瞻見此表
於邸報笑曰福建子難容終會作文字

劉丞相謫死新州至元符末用登極恩追復故官其
子政以啓謝執政略曰晚歲離騷難招魂於鬼域乎
生精爽或見夢於故人用李衛公夢於令狐綯之
葬精爽可畏故事也或本晚穢難變 王荆公與吳冲卿丞相同年同歲又修婚姻之好
寧中越兩制舊人三十餘輩用爲三司使樞密使
又薦代己爲相己爲相冲卿遂擺其跡欲與荆公異
力薦與荆公論事貶斥之人如吕晦叔李公擇程伯
淳遂朝又欲稍變新法及力言荆公家事荆公兄弟
不和事荆公去而不復召者冲卿力也公在金陵熟
聞之因中使傳宣撫問以表謝曰晚由朴學上誤聖
知智曾昧於保身忠每懷於許國護誣甚巧竊憂解

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况遠跡久孤之地
實適言易間之時而離明昭哲於隱微解澤頻繁於
疏逖所謂適言易間乃謂冲卿也未幾冲卿薨於位
公作挽詞云氣鍾舊國山川秀者譏其鄉里本建州
也

陸宣公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興元元年下悔過制書
曰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
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其後荆
公罷相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
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冀於將來用宣公語意乃知
文章師承未有無從來者也
王文恪公陶嘗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據

鞍矍鑠須對攬轡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為聲律矣
文恪謝正字啓略云雕蟲篆刻童子尚恥於壯夫血
指汗顏斲者徒羞於巧匠又謝自陳移守許表一聯
云有汲黯之直未死淮陽之郊無黃霸之才願老穎
川之守謂陳州淮陽郡許州乃穎川郡黃霸自穎川
入爲三公而我不敢願也用事親切有工類如此
韓子華丞相兄弟將相貴仕爲穎川甲族罷相後得
帥鄉郡文恪賀啓曰夙推荀氏之龍重致穎川之鳳
謂荀氏八龍及黃霸守穎川致鳳凰之瑞也
國朝故事作館職則如登科例有謝啓王昇除館職
作啓與同舍裴煌如晦而啓中有云伏惟某官天降
育物內恕及人其後云仰答異恩之賜次酬洪造之

私謂洪造如大造也如晦閱之驚起還昇啓曰盛文
奉還且告留取頭

唐張巡之守濉陽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困食竭以
紙布煮而食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岷
眉之碧峰預遊西蜀追駟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
祿山殺戮黎獻腥膻闕廷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
八百餘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
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許遠亦有文其祭纛文爲時
所稱謂太一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
祭城隍文云智井鳩翔老堞龍櫻皆文武雄健志氣
不衰真忠烈之士也

裴晉公平淮西憲宗解玉帶賜之公臨薨却進之使

舊僚作表皆不如意遂令子弟執筆占狀云上府之
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可留在人間謹
却封進聞者服其切當

令狐楚相自河南召入至閩鄉暴風有裨將飼馬逆
旅屋毀馬斃到京公遂大拜裨將南還以馬死畏帥
之責以狀請一字為據公援筆判曰廐焚魯國先師
唯恐傷人屋倒閩鄉常侍豈宜問馬時魏義通以檢
校常侍代鎮三城

孫魴本畫工之子頗多避就王澈為中書舍人草魴
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
常之物魴終身恨之

王元之謫居黃州至郡二虎鬪於郡境

平之群雜

夜鳴冬雷電司天奏之土者當之詔內臣乘日勞之

即徙蘄州抵蘄上謝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
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上覽之曰禹備其亡乎

錢熙泉南才雄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 太宗

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

凝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

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

鴈鄉人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

舉世傳

曾魯公雖年八十筆勢尚雄曾子宣謫守鄱陽手寫
一柬慰之云扶搖方遠六月不得不息消長以道七
日自當來復楊經臣維嘗愛而誦之曰此非知其然

而爲之神驅於氣使爲之也

阮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敏絕人年十七入海州試海不揚波賦即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收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八月靈槎泛寒光而靜去三山神闕湛清影以遙連

先子嘗言王荆公作相天下士以文字頌其道德勲業者不可以數計也如祥道啓曰六經之書得孔子而備六經之理得先生而明王禹玉作除相麻詞曰至學窮於聖原貴名薄於天下熊伯通賀啓曰燭照數計洞九變之本原王振金聲破千齡之堙鬱又曰永惟卓偉之烈絕出古今之時鄧温伯作白麻曰道德合符乎古人學問爲法於海內越升冢宰大熙衆

功力行所學而朝以不疑謀合至神而入莫爲間共此者劇多然不若子瞻贈太傅誥曰浮雲何有脫礙如遺此兩句乃能真道荆公出處妙處也世人謂中含譏切恐大不然

鄧左轄温伯二入翰林前後幾二十年高文大冊每號稱職其立哲宗爲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體也惟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惟建儲可以係四海之望末云離明震長綿帝祚於億年解吉渙亨灑天人於萬宇天下誦之

神宗自穎王即位元豐中陞穎州爲順昌軍節鎮時元厚之罷參政作穎守令郡中老儒士胡士彥作謝表公覽之以筆抹去疾書其紙背一揮而成略曰燾

土立社是開王者之封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按
圖雖舊錫命惟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宜建中軍
之望府謂文武之德聖而順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
嘉名以侈舊服元祐六年立皇后孟氏而梁況之爲
翰林學士其制略曰太母以萬世爲心命虔宗事之
重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坤儀之尊謂王道之大所
由興故人倫之始不可緩末云垂光紫庭襲譽彤管
一時諸公皆歎其不可及前後立后制靡能過焉
四六格句須襯者相稱乃有工方爲造微蓋上四字
以喚下六字也此四六格也前輩作謫樞密使張
遜誥云互置朋黨交攻是非貝錦之詞遂彰於萋菲
挈瓶之智已極於滿盈丁晉公南遷作南嶽齋疏文

云補仲山之袞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羹難調於衆
口至曾子宣謝宰相表曰方傷錦敗材之初奚堪於
補袞况覆餗折足之際何取於和羹此又妙矣傷錦
敗材四字後漢傳全語也

神宗首用富鄭公作上相以司空侍中爲昭文館大
學士也制乃翰林學士鄭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
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
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心傾心一作聞風
而待命毅夫自負此文敏贍因爲詩曰中使傳宣內
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纒燒
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鄧
溫伯行制其末曰上寅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

里君滯周南二十春東觀汗青身是夢西齋削藁事
如新細思當日修書者祇有三人今一人謂劉貢父
道原范淳父也淳父時爲講筵芸叟爲臺官也
資治通鑑成溫公託范淳父作進書表今刊於通鑑
後者是也溫公以簡謝淳父云真得愚心所欲言而
不能發者溫公書帖無一字不誠實也
吳正肅試賢良方正科殿試策因論古今風俗之變
皆隨上所好惡有曰城中大袖外有金帛之奢雨下
墊巾衆爲一角之效是時試策猶間用對偶句也
仁宗喜此兩句對輔臣誦之有意大用正肅者實肇
於此蓋仁宗聖性節儉方自家刑之於天下戒在
於變俗而稱此聯爾

秦少游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方
除正字以啓謝諸公當時稱之用三國志蜀秦宓博
識諸葛孔明呼爲學士爲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
鰲客張建封始署爲校書郎少游用此當家二故事
作啓略云切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
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且
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爾遭逢

豫章潘興嗣家有李後主歸朝後乞潘慎修掌記室
手表慎修李氏之舊臣而興嗣之祖也其表略云昨
因先皇臨御問臣頗有舊人相伴否臣即乞徐元槁
元槁方在幼年於牋表素不諳習後來因出外問得
劉錡曾乞得廣南舊人洪侃今來已蒙遣到徐元槁

其潘慎修更不敢陳乞所有表章臣且勉勵躬親臣
亡國殘骸死亡無日豈敢別生僥覲干撓天聰只慮
章奏之間有失恭慎伏望睿慈察臣素心其銜位稱
檢校太尉右千牛衛上將軍上柱國隴西郡公食邑
千戶後連劄子云奉聖旨光祿寺丞徐元橋右贊善
大夫潘慎修並令往李煜處而楊大年作慎修誌文
云喬木不勝空悲故國曳裾王府猶見故君者謂此
也李後主手表僕嘗摸得之愛其筆札清妙不凡兵
火亡失已久因記其梗槩焉後見大年所作慎修墓
誌乃云俾事故君是為上介思喬木於故國尚見世
臣曳長裾於王門兼掌記室
范渚父為其叔祖景仁草進樂表云法已亡於千載

之後聲欲求於千載之前事為至難理若有待又為
呂正獻草遺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於三公疾疢
嬰纏敢望年踰於七十世謂能道二公胷中事也
司馬溫公還朝作門下侍郎至大拜四方賓客賀啓
語稍過重者必以書謝卻而還之者至多吳處厚為
太常博士啓賀公曰伏以賢國之基用其賢所以固
國忠民之望擢其忠乃以得民制命一頒輿情共悅
恭惟其官道高致主德裕庇民磨涅而堅白弗渝用
捨而行藏自遂著龜先見昔已推其至誠松柏後凋
今乃顯其孤操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之功庶令
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
溫公手柬還之曰稱譽太過不敢克當處厚復啓納

之曰處厚前日喜公拜命無階踵賀輒貢短啓叙致
悃幅伏蒙謙損特甚乃謂稱譽太過不敢克當即時
封還使處厚既赧且惕逃罪無地比欲盡而弗再然
又以前啓凡二十句止百餘字字皆撫實而言殆無
半語虛飾故首叙國家輔佐須以忠賢爲本而選用
必先從民之望如此則國家安而民悅若公之進退
出處謂之忠賢耶非耶今旣大用然則天下之人悅
乎故啓稱用賢所以固國擢忠乃以得民蓋謂是也
又公在先朝專以正道輔拂故啓稱道高致主專欲
惠養元元故啓稱德裕庇民乂居散地未嘗隕穫故
啓稱磨涅而堅白弗渝力辭貴位略不絆戀故啓稱
用捨而行藏自遂往日之明則可謂若龜之先見今

日之事則足見松栢之後凋然處厚復以大名之下
其實難副故又愛公而申勸之曰方當倚注之際勉
率奮熙之功則庶幾四海風謡播休聲而不已千秋
史策傳茂實以無窮蓋此等事又在卒功終譽之後
當竢他日見之乃知此啓並無愧辭今再遣一介仰
塵左右伏惟台慈特賜收留温公乃受焉因備書此
段以見温公之謙德每如是也

神宗初即位王介中父劉放貢父同考試進士中父
以舉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
以爲非中父不從固以爲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
乃中父家之諱也因相詬罵旣出試院御史以爲言
貢父坐罷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有啓謝執政云

虛船觸舟伎心不怨強弩射市薄命何逃前輩稱其
工又貢父謝京東漕表略曰不知足而為履是匪難
能懲於羹而吹虀乃非適變亦薄時之奔競功利者
非難爾

表啓中最以長句中四字為難以其語少而意多因
舊為新涵不盡無窮意故也前人之語能稱此格者
如劉原父謝館職啓整齊百家是正六藝无厚之謝
表云墳篋萬民金玉百度彭器資上章子厚啓報國
丹心憂時白髮舒信道謝復官表九幽路曉萬熱戶
開蓋可傳載諷咏者尤難也

劉貢父作國子監直講英宗即位久而車駕方出
太學生除直日外並迎駕時有齋直日以不得預

乃潛出看駕既而衆退以潛出之罪申直講直講難
其辭貢父遽判其狀尾曰黃屋初出莫不咸觀青衿
何為乃獨塊處可特免罰衆以為當

王公四六話下

年公問六端

何為之能與天地並存者

其德之於人也猶天之於地也

之德也

其德之於人也猶天之於地也

之德也

其德之於人也猶天之於地也

之德也

其德之於人也猶天之於地也

之德也

其德之於人也猶天之於地也

之德也

其德之於人也猶天之於地也

之德也

其德之於人也猶天之於地也

之德也

其德之於人也猶天之於地也

之德也

其德之於人也猶天之於地也

之德也



